

报告文学《山海情》浓缩浙江对口援藏30年—— 传奇，写在生存极限之地

本报记者 严粒粒



西藏那曲的一处牧场。 新华社发



《山海情》。 浙江人民出版社供图

张国云去那曲政府报到的时候,当地干部见他两手空空,大吃一惊。一问才知道,那是因为张国云连呼吸、走路都费劲,实在吃不消拖着沉重的行李,就干脆把它们丢在了大马路上。那一刻,他真切感受到什么叫做“在生命面前,一切都是身外之物”。

“高原人说:‘在这里,活着就是贡献’。内地人读这句话多少有些费解,但在高原上,这话是真知灼见。”张国云记得,首批援藏干部进藏时,西藏自治区的领导送来的见面礼不是别的,竟是一本厚厚的高原保健书籍。那是在教援藏干部们以最小的健康代价,换工作的最大果实。

一趟寻常的出差,也可能带着生命的危险。书中,就记录了一场虚惊。

那曲所在的藏北,有大片道路崎岖的无人区。“坐在车上,只系着安全带不行,得用手紧紧抓住椅背固定。”每次出行,张国云觉得全身都要散架一次。那天,颠簸造成车子线路松落,车灯短路。等几个小时后,张国云抵达目的地县城时已经凌晨三点多,才知道一整个晚上,从未有任何车辆进城!同行的车去哪儿了?

当地干部赶忙驱车沿路返回寻找,张国云拼命给领导打电话汇报车辆失踪事件。那仅仅靠一根铁丝拉起的电话线,大概已经被大风刮落,电话怎么拨也拨不出去。“无人区有狼群,有沼泽。除了夏季有少数牧民游牧到此外,其余时间荒无人烟。”担忧和恐惧笼罩在大家心头。

一天、两天……直到第五天,那曲镇拍来电报,在得知同行人上的一行人终于在粮尽水缺的时候,遇到了一位懂得汉语的牧民引路,才走出了无人区……

幸好那时正值初夏,如果意外发生在别的季节呢?张国云思考着。书中,我们可以阅读那曲从闭塞到通达的过程——一段通往光明与希望的旅程。

想要富,先修路。于是,那曲有了第一条水泥路。张国云说,那曲原来也有路,1954年通车的青藏公路横穿了那曲。“可惜这是一条建在冻土层上的柏油马路。夏天紫外线照射强,温度一高,路面柏油会融化,一融化就有意思啦,白天和晚上,路的位置摆来摆去,飘忽不定,还黏黏糊糊!”也因为青藏公路是西藏的“生命线”,车流量大,一天到晚川流不息,会对往来的居民和牛羊造成威胁。浙江人胆子大,要把把青藏公路这段外挪,给那曲重新造条水泥路!

工程从1999年动工,2001年开通,全长151公里,路宽36米的“浙江路”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、穿越多年冻土区、距离最长的首条水泥路。而今,不断拓宽的“浙江路”两旁商店林立,已成为当地最繁华的街区。

号。这是科技的伟大进步,也是一任任干部努力的结果。

回到30年前,闭塞,是张国云对藏区的最大感受。闭塞,让人难以看到更多的可能性。

早在1985年,时任浙江建材总厂厂长的张国云就到过拉萨。1984年,中央确定了由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江苏、浙江等九省市投资援建西藏的43项工程,青藏高原上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——西藏大学就在其中,由浙江投资援建。可在1995年5月接到赴那曲援藏通知时,张国云翻遍资料,还问了拉萨的朋友,也没有那曲的一丁点信息。

他还记得援藏一个月后,同事的妻子临盆。浙江政府为了让前线同志放心,向援藏干部直播了医院情况,结果播了没10分钟就断了线。“信号实在太弱了。据说要把浙江的声音先传到上海中转,之后再传到成都,然后才到拉萨。”

外线电话也几乎是摆设。整个那曲地区40多万平方公里,几十万人口,只有两台电话能打出去。如果这两台电话同时有人在用,只能发出忙音。

他去牧区的时候,还发现牧民明明家徒四壁,却把人民币贴在帐篷中,仿佛是一幅装饰画。一问才知道,如果把牛羊折算成市场价格,牧民并不算穷困,只不过草原实在没有购物交易的地方,再多的钞票也难以派上用场。

这些故事有的是书里的,有的是采访张国云的即兴补充。它们听起来实有趣,再细细咀嚼,却也品出一些苦涩之情。

“与其说让西藏摆脱贫困,不如说让他们摆脱闭塞。”张国云思考着。书中,我们可以阅读那曲从闭塞到通达的过程——一段通往光明与希望的旅程。

想要富,先修路。于是,那曲有了第一条水泥路。

张国云说,那曲原来也有路,1954年通车的青藏公路横穿了那曲。“可惜这是一条建在冻土层上的柏油马路。夏天紫外线照射强,温度一高,路面柏油会融化,一融化就有意思啦,白天和晚上,路的位置摆来摆去,飘忽不定,还黏黏糊糊!”也因为青藏公路是西藏的“生命线”,车流量大,一天到晚川流不息,会对往来的居民和牛羊造成威胁。浙江人胆子大,要把把青藏公路这段外挪,给那曲重新造条水泥路!

工程从1999年动工,2001年开通,全长151公里,路宽36米的“浙江路”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、穿越多年冻土区、距离最长的首条水泥路。而今,不断拓宽的“浙江路”两旁商店林立,已成为当地最繁华的街区。

还有,教育这件事能从根本上摆脱闭塞的事情。

书中有一章节就叫《希望工程》。那天,张国云偶遇了一个放牧的孩子,到了学龄却无法入学。他长大的愿望是做喇嘛,因为大人告诉他去寺庙能读书。

解放前,西藏的适龄儿童入学率的确只有2%,解放后牧民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,当地却碍于财政囊中羞涩,学校规模不足,每年不得不严控招生。

后来,就一段援藏干部惭愧不已,振臂疾呼,最后众人拾柴,筹建学校的故事啦!1995年,那曲每1500公里只有一所小学,72%的孩子读完三年级就失学;几年后,牧民们目睹了10所希望小学拔地而起,然后又建起了中学;再过了几年,学校拼的就不是数量而是质量,现代化教学设施、教师培训、点对点的结对帮扶……一切都大不一样了。

还有,那曲造出个前所未有的“浙江商城”,成功招商引资的故事;甲岗山上一座世界海拔最高的水电站,结束了一个县无电历史的故事;“软黄金”冬虫夏草在藏北高原人工培育成功,百姓从而致富的故事;千年历史的藏北赛马会不再被藏族“孤芳自赏”,而成了全国人民共襄盛举的“人文经济学”实践典范的故事……

想起《金青稞:西藏精准扶贫纪实》一书的题记中,作者徐剑引用的话:

“我想要普天之下老者,老有所养,不再冻死风雪;

我想要苍穹之下的幼者,幼有所托,不再流落街头;

我想要荒野之远的弱者,弱有所扶,安得广厦千万。”

这是一千三百多年前,松赞干布在与文成公主住过的红山宫殿里留下的遗训。一千三百多年后,他的梦想成真。相信西藏人民、内地人民,都能从中读出些什么,无论欢笑与泪水、感激与钦佩、自豪与责任。

敬畏自然

当然,也不要单单把《山海情》只看作是记叙援藏事业的书籍,那样会局限了阅读的目的。

也许是因为独特的经历,张国云常常会留意一些或热情或迟疑的年轻人,有人想去西藏旅行大饱眼福,有的在赴藏工作抉择面前焦灼迟疑。他倒是想和后辈们说一声:去更多地汲取精神财富吧,极限之地能给人不一般的启迪。

最近,李娟的作品因为影视改编《我的阿勒泰》火了。不少人倾心她笔下,北疆那浩浩荡荡的草场有泼天的

绿。西藏也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,可惜高寒的气候让整个草场的牧草不过寸,草的生长期也只有短短3个月。常常吃不上草的牛羊,更多时候是啃食草原中的泥巴碎磨牙。

西藏告诉人们,即使站在食物链的顶端,人类也必须对强韧的大自然怀抱尊敬。

“你知道吗?无人区有许多细窄狭长的小路。那不是人走出来的,而是成千上万的藏羚羊踏出来的!”他语调严肃和崇敬,为人类的渺小汗颜,也为藏羚羊的伟大惊奇,“无人区本来就不是人去的地方,应该把那片地方留给野生动物。”设身处地,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深刻思考。

书中有一章,讲述了两次牧民搬迁的故事。上世纪70年代,因为草畜矛盾,牧民们赶着牛羊开发无人区,向自然野讨生活;2019年,国家实施高海拔牧民生态搬迁项目,他们又“人退草进”,还自然涵养空间。这是思想进步,是文明生生不息的轨迹。

厚重主题,也不一定是厚重的叙述。文中一些简单、平实的小幽默,流露了一种处事态度。

有一次,从雪山奔腾直下的大河横在中央,车子蹚水而行。车里的张国云害怕,问:“车子熄火了怎么办?”当地司机说:“那就麻烦了,弄不好我们得喂鱼啦,哈哈!”这是生存在此的人民因为生活经验的累积,修炼出不慌不忙的沉稳与自信。

还有一天,因为不适应环境,张国云挑水时,一直起腰,鼻血忽然喷涌。友人为这位身体条件符合征兵体检甲级标准的汉子担心,他倒幽默一句:“雪域高原最美的景致就是‘高山流血(水)’嘛!这是如今容易畏惧、习惯逃避的年轻人所缺少的勇敢与积极。”

在困境中保持乐观,必然需要一定的自信心。张国云笑笑认为,西藏仿佛就是自信心的培养皿。“在每天都在挑战极限的地方,只要能做成一件事,就是一种成就。”

在那里,他第一次点燃牛粪取暖,第一次凿开冰封的深井挑水,第一次硬扛着头写完整厚调研报告之后,获得的第一反馈不是好赖的评价,而是“在这种地方能写出来这么多字,太了不起!”

从一个人小小的成功荡开去,想想“破天荒”的水泥路、水电站等等更多人携手达成的胜利——

《山海情》似有另一层普适意义:磨难从来都是一块试金石,考验着一个人的品质与耐心;挫折也是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,锻造出一个民族的韧劲和未来。

书评

气作山河壮版图 长篇小说《孤马传》读后

孙昌建

周新华的小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为人所知,但由于地域等原因,他一直处于沉潜的状态,直到拿出这部厚重的长篇小说《孤马传》。我以为这对周新华和衢州乃至浙江都是标志性的事件,这既标志着周新华的归来,虽然他从未离开文学现场,更是浙江长篇小说创作的阶段性成果之一,显示了作家成熟的创作力。

这是一部弘扬宋韵精神的小说。以前我们讲宋韵,总是讲艺多,讲道少,感觉是以艺术生活为主,是吃喝玩乐的精致生活,这样的理解未免单薄和狭窄了一点。宋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,应该有更丰富更广阔的内容。《孤马传》借由一个偵探局中局的故事,塑造了众多血肉丰满的人物,其中以赵鼎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群体,给人印象尤其深刻。小说抓住了赵鼎这个人物的两个精神特征,一是孤,二是归,孤是精神特征,归是心灵归宿;更为重要的是,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,塑造成一个文学人物,这是极有难度的。而其他的主要人物,如小碗是双重间谍,将她与周工叙“在路上”的戏写足写透,极具可读性。

这又是一部有浙江辨识度的小小说。杭州、衢州、常山等地理和人文环境特征明显,大事不拘,细节不感,就我读到的有关杭州的篇章,不觉真实可亲。虽是一部历史小说,但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,由此让人感受到了作家深厚的历史功底,特别是大局意义上的文化观民族观,把握得很是恰当。书里还涉及少数民族及民族融合的问题,看得出作家花了大量的考证功夫,特别是最后两节,赵鼎的出生地山西闻喜和归宿地浙江常山的相关相连,通过一把泥土的细节,令人感动。某种程度上说,这部小说也是向世人推荐浙江的山水文化,是一次钱塘江源流的溯源。

这还是一部文学性和可读性极强的诗性小说。说诗性,有人可能会以为主人公赵鼎是诗人,于是这部小说就是诗性小说,我以为不仅仅如此。这里的诗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组成,一是展示了常山作为宋诗之河的文化背景,因为这是承唐诗之路而来的,当然也包括了钱塘江诗路文化;二是这部小说中的诗性还包含了字里行间的那种语感,这种语感是作家特有的才情,而且阅读起来很是愉悦,它介于武侠和纯文学之间,恣意挥洒又点到为止。

更为重要的是,它是一部具有先锋精神又颇为开放的小说,既展示了农耕山林文化,还有颇为奇妙的海洋文化元素,在现实主义为主调的基础上,还带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气息,不少章节的描写颇为魔幻。最后一节“周某人”的出现,也很有点《红楼梦》“甄士隐”的味道,读来颇有意味。

书讯

病非如此

刘绍华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人类学家刘绍华与母亲接连确诊癌症与阿尔茨海默病,人生中场,重症单顶,她以学者与病者的双重身份,记录了母女这段生命旅程。在患病与照护中,重构身心、自我与关系,领悟活在当下与示弱的美德。虚实交织,跳出学术框架,每章以小说笔法开头,描述母亲“小美”与女儿“小华”的日常故事,作者超越自身苦痛与自我叙事的局限,追忆后辈对上一代人生命历程的体认,召唤读者共情共感。

诵读中,寻找一丝清凉

姜焱

进入暑假以来,近百名晨丹诗歌诵读志愿者忙得不亦乐乎,冒着酷热,他们奔波于杭州、宁波、嘉兴等地的社区,为过暑假的孩子们开设公益诵读课。据悉,这个暑期他们将服务201个社区,400余场诵读活动参与者逾万人次。

近日,在杭州余杭闲林街道闲创社区,活动现场座无虚席,来参加公益诵读课的大多为中小学生,还有他们的家长。志愿者带大家一起诵读诗人晨丹创作的《夕月集》。“读诗的过程让我们放下焦虑,获得松弛感。”一位“陪读”家长说。

两年前开始,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引入诗歌诵读活动,人艺数法学院已经举办了20多期晨丹诗歌诵读。

在宁波镇海庄市街道湖滨社区、海曙南门街道周江岸社区等不少社区,参与诵读的假日学校孩子们在公益团队志愿者带领下,一起朗读《太阳下的中国》、《鱼戏》等诗歌,感受温暖文字带来的愉悦。

“在简洁优美的文字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生动力量,在朗读中释放压力,放松心情,获得精神的涵养。”一位高校老师如此评价公益诵读活动。

自今年起,教育部每年安排一个月确定为“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”。多地高校同学们自发组织开展各种诗歌活动,以诗为媒,共同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,养成自尊自信、理性平和、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。

